

作家频道

## 莱西村落(四章)

崔均鸣

### 1 雨中邂逅

在莱西湖畔,邂逅一场豪雨。  
接天连地,倾盆而下。急骤,而又迷蒙。  
沿着溪流的指向,撑一把雨伞,赤脚走进产芝村的小街深巷。  
雨打进士府邸或农家小院。历史的过往烟云,清晰着,模糊着。岁月溅落下的珠玉般的传说,在青瓦灰檐上跳跃着,滚动着。我们都成为一段往事的目击人和演绎者。  
竹林深处,一枝一叶,每个人的耳廓都回荡着先贤发出的告勉。  
一株千年古槐,收留了那些盘根错节的故事,并深埋于地下,许多斑驳的细节已经凝固成沉默的根瘤。飘摇的风雨中,我们的初心岿然不动。  
在产芝湖畔,历史和现实邂逅。  
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在村庄的各个角落里鲜活地盛开着。如同那些茂盛的藤萝,恣意昂扬地爬上了一处处农家小院的门楼,向每一位过客呈现出优雅的风姿。  
时光,细腻地雕刻了过往,也塑造了现实——  
一位裙裾飘飘的姑娘,款款走近,又慢慢走远。  
雨雾中,我随那些清澈的溪流一道流淌进莱西湖深处,与那些快乐的鱼儿为伍。  
并,幸福地坠入情网。

### 2 阳光玫瑰

雨后的牛溪埠村,阳光明媚。  
蓝天白云之下,我与清风一道游荡在田间的地垄上。追随一位红脸农夫的脚步,听他讲一些梦想和憧憬的话题。关于秋天的模样,渐次浮现。  
我曾经熟悉的那些蝴蝶,知了和蜻蜓,以及池塘里传来的悠扬蛙鸣,在这个夏天一道卖力地演绎着动听的田园交响曲。身临其境,我们人人都成为曲中的跃动的音符。  
葡萄园里的幼苗正悄悄生长,那些鲜嫩的根系还在沃土之下潜伏。然而,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却早已经挂在农夫的心头。  
一串串,鲜艳欲滴。  
阳光玫瑰。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,瞬间闯入我的隐秘花园。  
那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倍觉甜蜜的名字,如同我的初恋女友,我在心里时常念叨着她,并努力想象着她如今的日子——很久很久以前,她远嫁北方某个省城,把自己移植到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去了。而我,却时常回望这葳蕤的旷野,一次次把那些繁茂的萱草搬回到书房的阳台上。施肥,浇水,期盼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如期开放。

### 3 乡村追问

袅袅升腾的炊烟在哪里?  
衔泥筑巢的燕子在哪里?  
娘亲唤儿回家的声音在哪里?  
我追逐着五月的春风去探求真相。



插图 阿占

我追随着七月的蝉鸣去寻找答案。  
站在雨过天晴后的村口回望蜿蜒的来路和曲折的经历。逡巡在沽河街道后庄扶村的街道上。前面是楼,后面是楼,左面是楼,右面也是楼,前后左右都是楼。  
都市里的村庄?亦或村庄里的都市?  
那些坦然出入楼群间的庄稼汉和乡村婆娘,以及那些纯朴的孩童,正无声地诠释着胶东乡村的丰富内涵。那些“楼长”和“街长”穿梭在“网格化”的细枝末端,眼神里所散发出来的幸福神情,明白无误地告诉你:当代农民自有当代风采。  
我想见一见那些泥泞小路上赤脚走来的农夫兄弟。田埂上,他们仔细打量庄稼的神情曾让我倾心迷醉。然而,我不能。我想会一会那些驱赶着大白鹅从草地上归来的农家娃儿。他们头顶上用翠柳编织的草帽曾让我记忆深刻。然而,我也不能。  
黄昏时分,新村的广场上。嘹亮的舞乐已开始播放……

### 4 保驾泉

姜山镇前保驾山村,一股清流于地底下暗涌。  
胶东大地,十里野风。正等待,那颗燃烧的火种。  
一位从上海归来的白面书生与那些红脸膛老农围坐在一铺热炕头上。蛰伏在灯窝里的那一盏油灯将每个人的心头渐次点亮。  
窗外星光暗淡,窗内激情澎湃。夜莺在浅吟,蛭蛭在低唱。中国北方,胶东大地,就这样以抒情诗的方式在暗夜裡迎接新生活的第一缕阳光。共谈一个理想,共信一个主义,共守一个秘密,共创一桩惊天伟业。  
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一切全靠我们自己。”  
“团结起来,到明天!”  
如今,那些锄头、铁锹和镐头,那些油篓、簸箕和升斗,与弃用的犁耙及陈旧的日子一起走进了乡村博物馆。而镰刀和铁锤却在我们的的心中依然光亮如新。  
饮一口清冽的泉水,嘴角上挂着盈盈笑意。  
看一眼远方的道路,眼神里透着从容坚定。  
新时代,新乡村,诗意盎然的日子沿着阳光照耀的方向。一路奔跑。

## 在大宁河上

张毅

这是二十年前的一段经历。那个孩子在河边奔跑的身影至今难忘。  
那年夏天,我们乘坐的渡轮进入人称“小三峡”的大宁河。古栈道遗迹、崖壁上的悬棺、古朴的村寨、淳朴的山民一路散落在幽静的河岸上。大宁河仿佛巨大的卷轴,在历史的时空里一页页展开着。导游告诉我们,这里有许多远离现代文明的村落,住着原始的巴人后裔,这里的孩子每天要步行十几里山路到学校求学。这里山民的食是玉米、白薯。这里的牛羊是自由的动物,不需要圈养,因为四周全是大山。  
渡轮行到一个村寨时,河边跑来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,身后跟着一条狗。孩子用清澈的眼神和我们对视着。对我来说,这个女孩来自一个遥远陌生的世界。望着她的眼神,我产生了一种悲悯的想法: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在城市,将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但她没有。她出生在一个渡船行驶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山里。这里的孩子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,也许她的父母一辈子没离开大山。  
渡轮缓慢地行驶着,在我们即将离开村寨时,那个孩子突然跑了起来。她追着渡轮,如同一棵风中的芦苇,像是用她的动作和表情对我们说:叔叔阿姨,给我留下点什么。  
由于离岸边较远,我们和同伴只能扔硬币。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口袋里掏出硬币,用力朝孩子的方向扔去。一枚枚硬币划着弧线飞向岸边,飞向岸边奔跑的孩子。其中几枚硬币落到岸边的石缝里,孩子用她纤细的手在石缝里摸着。但她没有摸到,那枚硬币被水冲向下游。我掏着口袋,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都抛了出去。我们一边抛,女孩一

边捡。很快,她手里已经捡了十几枚硬币。渡轮渐渐离开了那个村寨,离开了岸边那个女孩。从窗口可以看到孩子在向我们挥手告别,然后,她弱小的身影渐渐远去。  
大宁河在静静流淌。硬币落在石缝间发出的金属声,如同富有与贫穷碰撞的声音,在我们的旅途中回荡着。望着她远去的身影,我反复想着,一枚硬币对一个山里的孩子与一个城市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等式。一枚硬币可以是山里孩子一天的口粮;十枚硬币可以让她买一双布鞋;一百枚硬币可以让她跨过求学的门槛。否则她可能永远被挡在遥远的山里。为了一枚硬币,她必须不断在岸边奔跑。  
中午,我在一个旅游景点换了二十多枚硬币。渡轮返回途中,我把硬币装在口袋里,不时摸几下,硬币在口袋里碰撞着,发出微弱的金属声。我想,如果看到那个女孩,我会把所有硬币全部扔给她。渡船再次驶近上午经过的村寨时,我不断朝岸边张望着,但是岸边静悄悄的,只有几个老人的身影,在雾中晃来晃去。渡轮缓缓离开那个村寨,我却没有看见那个捡硬币的女孩。  
如今,随着三峡截流的进程,那个村寨早已被上升的水位淹没,那个女孩已随父母离开那个村寨。移民或许给了她难得的生存机遇,二十年以后,那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。对她来说,生存无疑是一种奔跑,这是一种脱离贫困的竞赛。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,她是否会记得某个夏天,在大宁河的渡轮上,有几个向她抛硬币的书生。  
现在,我眼前还经常出现这幅画面:一个女孩在江边的石头上奔跑,她使劲追着那艘渡轮。她身后是一只狗,在三峡支流的大宁河边。



生活秀场

## 献给青春

胡跃

新春时节,偶然读到一部中篇小说《蒙在鼓里》,眼前为之一亮。  
这篇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的小说,故事发生地位于20世纪80年代的胶南县城。作者逢金一以饱满深情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十六岁少年的成长之旅,再现了少男少女苦乐交织的高中校园生活,展现了一代人途经青春时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探索。  
小说语言含蓄雅致,又不乏幽默诙谐,尤其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与描摹,细腻真实、入木三分。自习课上盯着小虫发呆,想象它是哈姆雷特,“迷路般延宕不走”;同学蓬松的头发是“原子弹爆炸时所产生的蘑菇云”,还有老师掷地有声的教导足以“把地球甚至月球砸出几个坑来”……少年的奇思妙想和俏皮轻快,让人会心一笑。  
青春期是人从孩童走向成年的缓冲地带,也是感知自我、建构自我、确认自我的关键阶段,此时的自我定位和情感认知还处在模糊、混沌之中。和后座舒红心领神会的“放脚”“收脚”互动,与朱平电石火光般的眼神碰撞,让“我”怀疑自己是否“是在品尝一种很接近恋爱的滋味”。舒红、“我”、朱平,少男少女的隐秘心事和懵懂情思在文字间缓慢流淌,读起来有种青涩之感和清新之美。这是一种影影绰绰、晦暗不明的朦胧感情,它可以指向简单澄澈的爱,但似乎又无法用“爱情”二字简单论定。“每个男孩都带点温柔,每个女孩都有点直爽”。同学之间互相信赖、欣赏、崇拜,这是一种干净、纯粹,不带一丝杂质的真挚感情。逢金一对少年复杂多变之内心的细腻把握和观察,可见一斑。  
小说中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在表明,青春自我尚未定型时,个人所接受的所有外在建构。“万物在镜中发现自己,镜子则需要 在另一面镜子中发 现自我。我就是镜子,我在寻找另一面能发现我的镜子。”敏感多愁的舒红、才华横溢的朱平、坦率真诚的薛永青……这些人物都是“我”用来观照自身、确认自我的镜子,哪怕是嚣张跋扈、出手打人的李永德,善良忠厚却私下行窃的丁鹏,他们的所作所为让“我”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,建立起了初步的价值评判体系和世界认知方式。  
在彷徨孤独的青春里,少年生发出自我意识,辨认出了孤独个体之存在,在茫茫人海里寻找同伴,渴望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交汇。但就像置身于荒野里拼尽全力吼叫也得不到回音,鲜少有人能够洞明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,“但伤知音稀”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。逢金一把这种迷惘与找寻的人生状态比作“蒙在鼓里”,人人都是“隐秘的王国”,互不了解又互相找寻,在一次次失落中蹉跎一生。  
二十多年后“我”重回故地,故乡早已物是人非,当“我”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回顾青春校园生活,每个文字便都浸满了怀旧和伤感的味道。回忆与现实的交叠,纠缠形成一种超现实的时空状态,一边是少年成长的情感经验,一边是成人视角的深情回眸,用成熟之“我”来追忆、美化少年的情感世界,让少年的头脑时时闪现成人的复杂念头。频频回望青春的过程,亦即召唤青春的过程,召唤回一度被遗忘的理想主义与纯真本我,并牵引着“我”走进成人世界的角斗场,“走进小城的万家灯火中”。